



布老虎丛书 ● 长篇小说



伞下人

陆 涛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伞下人

陆 涛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伞下人/陆涛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5
(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321-4

I . 伞… II . 陆…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01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 290 千字 印张: 13 插页: 2
印数: 1-120 000 册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21-4/I·2033

定价: 22.00 元

我们都是伞下人。

第一章

我得把你拉进来，我差不多想扯着你的脖领子把你拉进这个故事。因为写了一些小说的我——一个叫陆涛的人，总发现你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开始部分总是很难投入的，以为在看一部通常的小说，看着看着才忽然感觉出味道，不由地再从头看起，思哲说，重新看的时候才越发觉得有所不同，而且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

这就是思哲的说法。她说：“你还行。”

我行。我喜欢被人鼓励，尤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思哲很漂亮。

她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黑黑的眸子，眼白与众不同，是青色的，而且总是水汪汪——很久以来，作家已经不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来形容漂亮的女人了，一是这样会很传统，还因为自从有了林忆莲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大眼睛不再美丽了，至少不是惟一。二是水汪汪容易造成歧义，是说女人充满迷茫的诱惑呢，还是她总在哭？

她哭了。后来哭的，一开始并没有哭，也没有哭的准备。

我使劲招手叫服务生，要纸巾。

我有些激动，这回我真的有把握，一开始就让你很投入，像她对我有信心一样，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心动的真实故事。坐在亚运村阳光广场一楼的星巴克咖啡屋里，很多人和我一起看她流泪，服务生一点不惊慌，也许他们已经习惯漂亮女人在咖啡屋里流泪了。

这是一个进步，漂亮女人不再躲在厨房或卧室里流泪，在公共场所公然哭泣，真的是一种进步。

“再来一杯？”我说。

她点点头，然后她笑了。在阳光广场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哭过之后笑了该是怎样的阳光灿烂啊！没想到的是，她笑的时候，我却哭了。

这不够绅士。

好在从来就没有人认为作家该是绅士，作家大都作风不好——这个词也很少用了，“作风不好”这个词不指工作态度，也并非做人的诚信原则，是指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流行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

显然我很传统，这不涉及作风问题，真的，我是说，我不知道刘思哲为何把她的故事告诉我，她应该选择一个新生代作家，至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美女作家就更好了，或者她可以自己写出来，她就是一个“美女”，也是一个“作家”，她不用身体写作，她用行动写作，她有很好的行动。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说的一个女人，她丈夫死了。刘思哲的丈夫五天前死于一场车祸，两天前火化了，今天她要出门。她不确定出门

去干什么，但还是选择了那件她最喜爱的吊带裙。“真性感”，第一次看见她穿上这件近乎半裸的吊带裙时，丈夫说：“思哲，你有一个男人的名字，还有一个让男人上火的身材！”

她笑了笑，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别穿着它出门。”

丈夫在家里习惯只穿着内裤，第二个习惯是卧在沙发里看电视，第三个习惯是习惯性地把手放在他下身那一套一嘟噜的男人部件上，每过二十秒就会捏一下那玩意儿，他现在就捏了一下在家里已经永垂不朽的宝贝，侧过脸，看着她。

“你这样一出门，走不出五米就会被英雄访问的。”

她的心咯噔就跳了一下。“英雄访问”这句话是丈夫的创造，每次做爱，当她还毫无准备时，他就会毫无顾忌公然说“英雄要访问了！”一听这话她总能准备好，心总是要跳一下，之后是油然而生的一种幸福感受。幸福不是毛毛雨，幸福是麻酥酥的心里感受，传递到身体各个器官，很多地方都会有一种神奇的跳动，一下一下就这么来了。

她很久没有听到他这么说了，心跳只是保留在记忆里的一种反应。她热爱英雄，喜欢英雄来访，男人英雄不举就是一只狗熊。在中国，说一个男人“狗熊”是最大的人权亵渎，像西方说一个人没信用一样，属于不可亲近性、又是败类范畴里的残废。

她没有理他，把吊带裙脱下来，他看见她把裙子脱下来了，很高兴。

做丈夫的最高兴自己的话到了妻子那里有反应，因为结婚五年以后丈夫的话在妻子那里一般是没反应的。思哲把有

吊带的乳罩也脱下来，换了一件没有吊带的背扣式乳罩，把吊带裙举过头顶，两手往里一伸，落幕一样一下就罩住了美轮美奂的身材，丝质的裙料舒展地贴在她身上，两条雪白的腿更显得修长。

他自己有反应了，但并不强烈，眼睛没有离开电视机里凤凰卫视名牌主持人吴小莉。吴小莉说什么他都爱听，这是一个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的女人，跟与人为妻的女人恰恰相反。有点难集中精力了，他说：“思哲啊，你这样出门去会害得巡警车紧忙乎，有人会打110报警，你难免被强奸。”

“是吗？”她站在衣柜镜子前整理着裙子的吊带，然后关上了衣柜的门，说：“我喜欢。”

“你是说喜欢裙子还是喜欢被强奸呢？”

丈夫揶揄地说，他没有得到回答，她已经出门了。然后她又回来了，说：“下雨了。”

这回轮到他笑了，说：“下雨了，出不成门了。思哲，我现在正好没事，下午到晚上才有事，晚上还不一定回来了，明天要出远门，咱俩聊聊？”

她说：“有伞。”

她拉开壁柜的门，看见了伞，她把它拿出来。

丈夫说：“那是我的伞，思哲。”

“现在是我的了。”她肯定地说。

这是一把普通的伞。

不是那种折叠的，是直杆的。打开以后，上面有雪狼亲笔绘制的蝴蝶，不打开的时候，就是一把直白的长杆伞，没有伞套，那套丈夫也不记得把它遗落在哪里了。这是刻意地

丢失，她知道他不喜欢套，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她不记得他是不是用套包裹着什么物件，有套和没有套的物件她都已经陌生了。

她抚摩着伞把，浑圆又光滑的伞把，那样一种恰到好处的伞把，长度也是一种合理的长度，像男人勃起的英雄，握在手里有一种异样的冲动。她把它握在手里，出门之前，禁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看见了丈夫充满阳光的笑容。

一种永远被凝固的微笑，只是镜架上挂了黑纱，下面是他的骨灰盒，生命被重新制造，变得如此集中，充实，默默。“尘归尘，土归土。”电影里的牧师总对在电影里死去的人这样说，好像跟《圣经》有关，跟天堂有关，跟看的人无关，只是让你产生联想，紧急搜索着这个死去的好人所有好的方面。如果是坏人，也立即会原谅——原谅的理由总在这一刻立即集合起来。

雨很大。

他归哪儿呢？

想起来了，是要为丈夫找一个新家。她要为他找一个他喜欢的地方，不安置身躯也不安置灵魂，只是安置一种牵挂的地方。她会牵挂吗？没想到丈夫的生命意外地走失了以后，走得无影无踪只是把散落的生命用一个精致的盒子被装着回家的时候，她真的有所牵挂，禁不住眼睛一酸，她立即阻止了，不让它发展。

她恨他。

有什么样的爱，就有什么样的恨。爱和恨原本在一个相同的位置，只有爱过恨过之后才发现，它和它一直是在一起的，爱和恨从一开始就双双结伴一意孤行。

丈夫没有死在这个他热爱的城市里，他只是死在回家的

路上。他被火化在异乡，那地方离北京很远，说好了周末回来，她和他真的要谈谈，他比计划提前了两天动身，但还是在周末如期到达了，只是被装在骨灰盒里回家了。

她没有哭。

不哭的妻子让那个潍坊男人惊异万分，把准备好了的解释和悲惨的叙述都省去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一下就解脱了，他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万块钱，说：“这是他的酬金。”迟疑了一下，然后他又说：“我们市交通队说，根据事故现场判断，他可能是打手机时，没注意弯道，又下雨，车速太快才冲下了高速公路。”

支离破碎的她在惊慌中收起残片，组装成了一个真实的悲剧的时候，哇地一声哭了，她把骨灰盒摔在地毯上，喊着：“你出来！站起来！你给我活着！说话！”

寂静。

冰箱压缩机的启动声把她吓了一跳。冰箱工作的时候总是要弄出很大声响，这有点像它的男主人，丈夫工作时也喜欢弄出响动。回到家来，无论是夜里十一点还是一点，总会有电话打进来，他就大声地回话：“不能明天再说吗？我太太睡了。”

她醒了，一到这时候她就被吵醒了。丈夫说：“你看看，把我太太吵醒了吧？”她说：“我没醒。”丈夫说：“我太太说她没醒，那你就说吧！怎么回事？晚上吃饭的时候不是对设计稿很满意吗？明天不签协议了？他还要考虑什么？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舞也跳了歌也唱了，澡也洗了脚也按了，弄舒服了倒有事了？这是只什么鸟儿呀？”

然后他就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把电话挂上，长叹一口气，这时候冰箱就响了，先是哧地一声，然后是电流接通的

声音，压缩机长嘶不止，也是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他说：“这破冰箱我早就该把它换了，怎么就换不掉呢？”

“你是说我吧？”她说。

“又来了又来了！”丈夫在屋里转了三个圈，大声嚷嚷，“你是冰箱啊？你虽然像冰箱一样冷冰冰，可你不是冰箱啊，你是个冰人！可我是个火人！咱俩得熬到白发苍苍，看看最后是我把你烤化了还是你把我浇灭了！”

她关上了灯。

雨让天空变得暗淡，这个家恢复了它本来的状态，一直是昏昏暗暗的，只有丈夫的微笑充满了阳光。他不喜欢这个家，不喜欢这个新型小区一楼的房子。她知道。她不知道丈夫到底喜欢哪里，把他的骨灰盒安置在哪里才对得起这八年的爱情，五年的婚姻呢？

寻找一个墓地也许比寻找一个家更难，这她没有想到。

出门之前，她换上了吊带裙。从丈夫的眼里，她知道他喜欢自己穿上吊带裙的样子，只是为他穿，而不要走出门。那天她就没有按计划出门，举着伞要出去的时候，他从后面一下搂住了她，把她抱回到客厅里的沙发上。这使她羞恼，使足了劲挺起腰一扭身子，把他掀下了沙发。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转过身子，他又扑过来，迎面把她按回到沙发上，喘着粗气说：“我要访问了！”

她挣扎着，拒绝着他的脸，躲闪着他的嘴，身子不由地往上挺，想把他再掀下去。他把她的裙子一把掀起，蒙住了她的脸，她感觉到了他的疯狂。

一下就变得无力了，还有一种惊喜，最让她诧异的是看不见他，脸被裙子遮住，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让她热血沸腾

了，她轻声呻吟了起来。

“叫！”他快速地行动，大声说：“你大声叫出来！”

有一瞬的走神，她不想叫，紧憋着坚持不叫，决不出声。但这很难，真的很难，她随着他的运动还是叫了起来。

“好吗？”他问。

太好了，可她不告诉他。她闭上眼睛。

有一年多没有这样的情景，无论卧室里的床还是客厅的沙发上，雪狼突然的亲热给了她突然的惊喜，然后她突然问：“她叫吗？”

“什么？”

“我问你她叫不叫？”

“谁？”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叫，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妈的，我怎么上说广告了！这是职业病。没声音就是不存在，我说明白了吧？”

“你说不明白。”

他把头靠在沙发上，极力表现出一种扫兴的样子。她看着他，染成金红色的头发正往下滑落着汗滴。他原来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染成了金红色的长发现在留在他的箱子里。关进监狱长发就被剪掉了，狱警按他的要求把剪掉的长发和他的衣服、手机、钥匙等等东西锁进了保险柜，半年以后回家，他和他失去的头发一起回家的。

他睁开眼，看着她，说：“我受刺激了，我不知道我还行。你哭什么？”

她哭了。

他俯下身子，把脸贴在她的乳房上，轻声说：“我爱你，

真的。”

她紧闭着眼睛，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只手伸出来，抚摩着他的脸。她喜欢听他这句话，希望能听到他的忏悔，但愿这一刻能摸到他的眼泪，这样，她就百分之百的会原谅了他。

他没哭，说：“我以后不开车了，真的，出来后我又有了驾照也不是想开车，是对自己的纪念。你不用再担心了，我没事，也没有外遇，但我不能没有合作者是不是？跟男的合作我不开心，你知道，我被害惨了。跟女的合作我开心，你也该放心，她有欲望没野心，这样公司发展就会很安全，成长也快，用不了一年我们再买一套新房子，这地方我买完就后悔了，你知道的。”

她知道，丈夫并没有说出完全的事实。她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个女的合伙人，那个女的有一个像哥像爸像儿子一样的老公，爱得死去活来，刚把人家的家庭拆散了，结婚才一年，丈夫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跟她逞英雄。

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存在，她知道。凭着她对丈夫的了解和做女人、做妻子的直感，她知道有一个女人好长时间以来——在他因交通肇事逃逸罪被判刑以前就一直存在着。

她试图原谅他，但他的死是不可原谅的。

一定与女人有关。

她坚信这一点。但不管怎样，让他的灵魂安息，给丈夫找一个他生前最喜欢的地方，是她的真实心情。她拿起伞，走到门口，从门厅镶在墙上的落地镜前又一次打量着穿着吊带裙的自己，她相信，穿着让丈夫疼爱并进行了最后一次英雄疯狂来访的吊带裙去寻找丈夫的家园，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满意。

她真的没有穿着这件吊带裙出过门，其实这是第一次。

还是有点不自在，因为在在她看来这差不多近乎于裸体了。丰满的胸高高隆起，乳房的三分之一暴露在外面，雪白的上身就这样呈现着。修长的身材和修长的手臂，红润的脸和圆润的肩。吊带裙真的把她女人的韵味展示得淋漓尽致，黑色的吊带裙和雪白的肌肤凝固了一种色彩，忽然之间她有一种恐惧。

天啊，吊带裙真的是黑色的！买它的时候选择黑色只是想跟雪白的肌肤制造一种反差，没想到竟然成了一种凭吊。这真是一个意外，她无可选择地从现在开始成为一个寡妇了！

她把头靠在镜子上，任凭自己哭着，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真的哭比笑多。她感到一种由衷的委屈，肩不停地抖动着，身体贴在镜子上紧紧靠住，镜子外的她和镜子里的她连结在一起，哭得头皮麻木，再也没有了那一声那一种醉人心扉的安慰。刚结婚时，她常有撒娇的哭，后来是生气的哭，再后来是无缘无故的哭，现在是最彻底的哭，哭，哭泣的思哲。

又回到卧室，她在梳妆台前重新补了一下妆，走出卧室，在客厅的丈夫遗像前盯凝了一会儿。她知道这是丈夫最得意的一张照片，也是丈夫最得意的日子，她一次次看一次次恨也一次次弄不明白丈夫何以有在阳光下如此阳光灿烂的微笑呢？

一定是那个神秘的女人照的，要不她就站在他的旁边。没有女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笑容，她知道。

走出家门，她用钥匙反锁好防盗门，撑开伞，转身走上

绿地花园中的甬道，一开始并没在意不远处站着一个女人。

当她走向她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女人没有带伞，也对突来的雨没有准备，就站在雨中停留，看见她走过来转过了身去。她看见了她齐腰的长发，水淋淋地贴在刚刚流行的中式对襟半袖小褂上，像现在流行的蝴蝶伞一样流行的“唐装”，头上系着一个显得有些夸张过大的白色发带。白色的长裙贴在了她的腿上，湿了的裙子透出了她的腿，甚至连白色的内裤也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她通过她的身旁，那个女人转过身，她没能看清她的脸。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旋转，她无法和她面对面，只看清了她左手提的印有“晓羽工作室”大字的手袋。她走向停在小区路边的汽车时，那个女人也移动了脚步，向这幢四层小楼的西边走去，她发动车，退出车位倒车时，没有从反光镜中看见理应看见的她，她消失了。

也是一个失意的女人，她想。

驶向小区大门的时候，保安早早地拉开了栏杆，他认识这辆原本属于丈夫的银色富康轿车，扬起右手向她敬了一个礼，然后变换了手势，示意她停车。

她摇下玻璃窗，递出小区泊车卡，保安把赠送小区业主的《生活速递》DM直递广告杂志送进来，还有一张古典红木家具公司的招待会请柬，同时还赠送了一句话：“雨天路滑，开车小心。”

想说声谢谢，没有说，她只是点点头，注意到保安分明有意在向车里面打量，好像是在打探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车里，这让她不悦。在摇起玻璃窗的时候，手机响了，保安说：“开车千万别打手机，千万！”

她明白保安指的是什么，刚刚要走开的不悦一下又被抓

了回来，已经转化成愤怒了！她不喜欢保安的善意，善意是要分场合和心境的，这种善意的提示分明滑向恶意的边缘，显得自作聪明要么就是自作多情。她使劲踩了一脚油门，车飞快地前冲，路障把她和车都颠飞了起来。

她控制不住方向盘，右前轮冲向了小区有些炫耀和夸张摆设的七月的鲜花阵，听见了一种破碎的声音，没有踩刹车，她的富康车就这样冲了过去，然后左转弯，驶向公路。

她侧过脸，看见惊慌失措的保安使劲挥着手，忿忿地望着她的车。

手机还在响。

第二章

她没有手机，手机和富康车一样，也是丈夫的。

丈夫到山东潍坊去为一家房地产公司设计招贴，那家公司对招贴的 LOGO 总不满意。他本来可以不去的，已经用 Email 把图发进了客户的信箱，可对方总是不满意。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面对面地解释他的创意。广告公司的创意好像总是需要解释的，不解释的创意和设计是没有的，不解释就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客户怎么会接受这么做呢？

丈夫是一个精明的广告设计师，他设计的东西像所有广告公司一样，都需要解释，一个标识一解释其含义就能上下五千年、横跨千万里，把民族的和世界的通通一锅烩，都在这里了。

这还不够，每次设计他都要留下一个明显的破绽，为客户服务不让客户找出点毛病来，显得不公平不说，还会让人觉得服务人和被服务人都显得不可救药的智商低下。客户的意见从来没有超出过他的想象，他会貌似诚实地虚心接受，然后尽情发挥地称赞客户一番，他的修改工作就是把故意卖